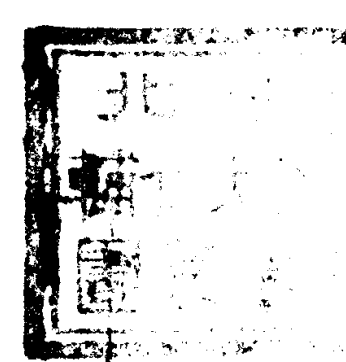


清水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紀

漢宣帝賜趙充國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
羗羗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
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
餘芻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
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敎至冬虜皆當
畜食皆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屨寧有



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做將軍誰
不樂此者今詔破羗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
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
婁月氏兵四千人亡虜萬二千人齋三十日食以七
月二十二日擊罕羗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
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近雖
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
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邛將胡
越俠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

國太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
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
有疑時充國欲招降罕并辛武賢請先擊之
帝以書勅讓充國因上書陳利害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
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羗將軍詣屯所為將軍

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羗都

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羗强弩將軍利害書奏帝從其計罷竟不煩

兵而下其秋充國病帝賜其書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郎如將軍之

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乞

初上屯田奏

帝報之以此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

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

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

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

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

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

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

充國再上屯田
狀帝報之以此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羗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

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

兵事自愛

屯田奏三上帝於是報之 讀屯田三奏
可見古人計事之周亦徵宣帝聽言之慎

弟其文與此絕不相屬今持逐
條注之庶覽者瞭然前後倣此

漢光武帝詔告隗囂

詩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
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

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奔
李育保上邽故詔告之

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陀也高皇帝云橫來大

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

囂終不降

漢武帝勅岑彭

彭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
囂於西城帝留蓋延耿牟圍

上邽而東
歸故勅之

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

後望蜀每一發兵頭髮為白

漢光武帝勅吳漢

漢圍囂於西城

諸部甲卒俱坐賞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

罷之

漢光武帝賜馮異璽書

隗囂死其子純猶搃兵據與公孫述遣授趙匡

等救之帝復令異行
天水太守事攻匡等

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

青失斷金

宗太宗詔秦州

秦州內屬三族等傾慕華風聿求內附俾之安輯咸
遂底寧近聞乘蕃育之資稔寇攘之志敢忘大惠來
抗邊疆豈朕信之未孚而吏撫之不至並蠲釁咎特
示威懷今後或更剽剝吏即捕治寘之於法不須以
聞

上書陳兵利害

趙充國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羗人可使使罕論

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早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
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玠豪
雕庫宣天子至德玠拜之屬皆聞知明詔令先零羗
楊玉此羗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
石山木候便為寇玠羗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玠
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
人今玠羗欲為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敗勝之道也今恐二

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為
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羗虜欲為背畔故
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
开皆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
其約先擊罕羗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
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堅其為令
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寇先令
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
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始皇上御爵馬
列便大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藩馬死骨不朽亡
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
零已則罕升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而罕升
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
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上屯田奏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
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

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豪二十五萬一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疊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

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
陘以西道橋七千所令可至解水左右田事出賦人
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
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
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
上田處及器用簿為陛下裁許

上屯田狀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
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

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
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托遠遯骨
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
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法可期月
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
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請條不出兵留
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
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

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
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
漕穀至臨羗以驕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
以閒暇時下斷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
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
疾疫衆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
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
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小并使生它變之憂十
也治湟陁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
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鄉議臣採
擇

復奏屯田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笑勝少笑先零羗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失此遠客分散饑凍早开莫須又頗
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使部曲相堡為塹壘木樵枝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其燧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

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
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
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办
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
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
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
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尺大兵七出還不可復留湟
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
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

清江先生集 卷之四
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
循衆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
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
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
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
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
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不忍加誅今臣數得孰
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
下省察

請伐蜀書

東漢來 敏

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
平陽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
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令西州新破兵人疲
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
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

條羗事書

段 熲

臣伏見先零東羗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
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

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
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致強敵且臣以為狼
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
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
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執而入亂并涼累侵
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
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羗並擅其地是
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
騎五千步萬人車二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

遂懷積恨信畔羗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劔
又言羗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
流汗野傷和致灾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
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
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殺冢露尸禍及生死上
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
心不為灾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
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

安行無應折衄案與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虜欲修文戟弋招降獮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旁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棘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安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

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趙充國評

漢楊雄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遣
雕庫行羌中告諭阻卒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
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
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譖疲人於一戰者絕矣最末
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為國家忠計
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
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代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

以餘命為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
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
下豈有不泊者哉嘗觀脫有能言其言不用則矜語
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不用我也我則無負終不
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守死而不欺豈復有哉

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
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

從之鮮陽營年守節屢奏封章料敵致勝威謀靡亢
遂克西戎還師於京羗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
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
趙趙桓桓亦紹厥後

趙壯便墓表

馮奉世

永光二年秋二月奉世承命擊逆羗道出隴上騎都
尉趙印侯謁狀父行請表嗚呼茲世友趙翁孫墓也
翁與世有刎頸交表其行事以風來世固世心也亦
世職也敢以不文辭先生諱充國字翁孫世居隴西

上邽人也。會祖諱真，秦為隃麋令。祖諱巖，嚴諱高，后朝拜校尉。父諱破奴，後元時為材官。元封間，以擊樓蘭功，領前將軍。太初戰歿。三年，已知先生以材名見知。貳師將軍從征宛城，補校尉，領護西域輪臺、渠犂田。卒事天漢二年冬，匈奴圍貳師於酒泉。先生督壯士百人潰圍陷陣，身被二十餘創，遂解貳師圍。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瘡，嗟嘆良久。拜中郎將，征和四年罷輪臺亭隧。詔回拜護軍都尉。元鳳三年，烏桓反，大將軍欲邀擊問。先生曰：「匈奴擊之於漢，使我今發。」

兵邀擊招寇生事非計也後與捕上官功拜中郎將
車騎將軍元年秋大將軍捐館先生識霍氏徵絕交
及霍氏敗連坐者千計先生不與焉元康間匈奴弱
上欲出兵擊右地先生首倡不可擊之策帝意未釋
及丞相書進始罷謀三年先零諸羗叛先生謀方畧
諭安國及至西域違筭羗侯楊王怨怒背畔先生年
已七十有六矣上老之使御史大夫問將先生曰無
踰老臣復問卒數先生曰兵難踰度願馳至金城圖
上方畧羗戎滅亡不久陛下勿以為憂上笑賜後將

軍印祖餞西行先生詣金城以遠斥堠為務行為戰
備止堅營壁持重爰士先計後戰遂至西部欲樹息
威招降罕开辛太守首建急攻之策上從先生計罕
开竟不煩兵而下度先零勢必敗壞罷騎兵留步卒
屯田隱中以待其斃乃上留田便宜十二事及封事
以聞每上輒下議初是十三中十五終十八上從之
二年夏五月先生振旅班師粮卒不煩而羗戎自破
封營平侯居京師每有大議上親問籌策無何乞骸
骨上賜安車駟馬黃金白玉归第上後思股肱之美

圖像麒麟閣家居八載杜門謝客不植私交不積錙
重諭子以勤儉嘗曰無奢縱霍氏鑒也易箆之日則
曰安國家靜西戎吾事畢矣為吾後者能以禮持身
謹守家門瞑目甘兵生於武帝建元四年夏六月卒
於宣帝甘露二年夏四月年八十有六葬却山之陽
嗚呼惜哉先生剛直沉勇有方略配楊民生二子印
其長也印其次者孫曰汲女曰蘭適魏丞相公子先
生歷事王朝奉職惟謹廟堂謀議邊務經畧靡不精
確不但為中央良將亦堪為救時賢相諡曰壯豈過

情哉茲其概也奉世所其覩者謹掇之以表諸墓俾
作傳者採焉

姜安公墓誌

唐虞世南

公諱謩字孝忠秦州上邽人也江水道尋其源流秦嶽
標其峻極開封疆於四履轉征伐於五侯允祚丕承
英賢相嗣詳諸舊史可略於言曾祖園遠韻高情松
貞桂馥祖正魏南秦州刺史冠軍縣公父景武康汶
洮四州刺史廿四開府梁岷二州總管賜姓宇文氏
逮忠莊公並車騎文物尊寵於當世風烈徽猷照燭

於圖篆公門承世祿家藉慶餘清明在躬珪璋自潤
造次必於仁孝顛沛必於忠厚學宗邱墳貫幽頤之
宏致行苞文質履中庸之至道詞華綺縠術妙韜鈴
迴瀾萬頃崇墉百仞起家左侍上士隋文受禪授秦
王右府司兵遷長史東閣祭酒除博州清平縣令四
民仰化三欺自屏抑揚卓魯斟酌韋弦病免久之除
并州晉陽縣長仍屬隋政不剛生靈塗炭群后有瞻
烏之望天下成逐鹿之情太上皇愍民橫流大庇交
喪電照雷息濡足授手公投袂麾下贊揚與運謀若

轉現茲同河瀉即授正議大夫大將軍府功曹參軍
事尋授右光祿大夫又進位左光祿大夫仍授委蒲
津監度兵馬京城清定遷光祿大夫轉相國府賓曹
參軍事公以加祥紹至鐘石變音請從神宗之典屢
上繁昌之奏以功封長道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為
隴右道安撫大使俄奉別旨被返還京授員外散騎
常侍河東道招撫大使公綏安初附獎勵邊城窮民
既知所歸鄰境於焉日蹙暨乎妖孽咸蕩文軌大同
懷怯時之略當惟良之寄拜持節秦州諸軍事秦州

刺史轉隴州刺史公褰帷望境建旗求瘼敦崇學校
勸勉農桑追善政於前革澆風於薄俗旋歛來寇
授公左七總管尋而犬羊奔北有詔返公入朝惟帝
念功方申後命輔仁多昧福善則虛枕疾弥留祈禱
愆應藏舟不遠川逝不歸百年之壽未窮千月之期
溘盡以貞觀元年八月六日薨於京第春秋七十王
人弔祭謚曰安公禮也夫人同郡趙氏封盧江郡君
昆陽公懿之女也爰以盛門作嬪公族禮均秦晉和
猶琴瑟母師之德空留於昭範偕老之期俄歸於同

六以四年八月十三日薨於京第春秋六十粵以六
年十月十日合葬於秦州東南宕池谷乃為銘曰惟
公命世含章挺生壇宇高整鑑燭融明平台碣館曳
組飛纓化行兩邑實垂德聲巖々極天決々表河英
靈可嗣慶祉攸多文武相襲隨和競彩爰逮莊公鬱
為時宰炎精落鈕黃神應錄大壑縱鱗高衢騁足分
符乘傳懷金鳴玉隙馬不留小年俄足亦有貞淑嬪
容迥映志性柔良風儀韶令絲枲蕙美真草惟命兩
劍終同孤鸞絕境言念返葬塗道舊鄉丹旒委鬱哀

泮水集
卷之四
六
換淒鏘泉扁一閱元夜何長悲涼神道松檟成行

泮水縣修學記

明胡績宗

事有終則立功無墮則建故為山九仞終虧一篑將
往乎抑止乎其孔廟偉然矣而有不尽肅然者其學
煥然矣而有不尽秩然者前鄧尹改作之令朱尹落
成之苟計先後分爾女而不以為急則少有曷完富
有曷美鄧尹之美曷襲朱尹之善曷彰乎蓋學不遷
其不善曷知去學不完其善曷知尽鄧尹倦々於其
始朱尹競々於其終有司之分尽斯文之責塞其知

所重也夫其所重也夫乃自嘉靖乙巳之初而至
丙午之夏其諸廟垣學舍綽契重楹丹漆金碧罔不
完美而清邑之泮宮一簣不爽九仞克臻裒然為隴
西冠不風動傍邑也哉夫天下庠序輪煥者固多然
傾圮者亦不少蓋有憚改者有杜嫌者夫學且不治
况敷政乎况宣教乎若鄧朱二令尹庶幾知所務矣
故清邑之士之感之也繼自今清邑諸士登其廟不
徒見台殿之雄麗苟於室家之好百官之富而能窺
焉則所見庶幾乎子貢而性知天道或可得而聞也

否則望之而立愈近而愈遠牆高數仞有且不及况
入門耶入其學不徒見堂階之壯偉苟於文行忠信
之教詩書六藝之學而能受焉則所見庶幾乎子夏
子游文章可得而聞也否則訑々然而居愈親反而
愈疎其簾遠地堂且不升况入室乎是在清邑諸士
自強焉耳夫豈徒覘美已耶泮宮成清邑諸士暨鳩
工義民長春請勒之石以昭後學重以朱尹之躬求
任文學而之申悃乃不揣敬為之述而係之銘之曰
學初負郭豈沿寥廓移就城隅乃歸槩獲厥基而陽

重闈阿閣趙姜執經顏胡鳴鐸嚮豈不明衢強鬻弱
代亦有才發微儲薄令尹咨求柱史窺度爰得祇園
列瞻冥漠宗正升邪亦孔之始湯峪遠環天橋少却
蕙恭面辰右巖前壑小隴逶迤西邽磅礴聖域高堅
心弄博約詩書咏歌門墻振作芹池有嚴鱣堂假樂
潢潦無汗夙麟有托出谷春鶯凌空秋鷄三千允哉
千秋磐石若

清水縣遷學記

莫重於學校也故諸郡縣凡營建必先庠序焉莫切

於人材也故諸守令凡振作必首賢良焉天水之清
邑其學當縣北隅惟縣依山而負水故學前昂而後
下每雨水咸內流不屬則揭諸當路每謁孔廟臨學
咸以為宜遷故議遷屢以弗獲地弗果鄧尹南鑑尹
清邑三祀矣每謁孔廟臨學必以遷議亦弗得地亦
弗果邑故有寺當縣南隅歲庚子有言以學地易費
寺地易學者衆歸之蓋學近市寺近麓尔鄧尹遂以
其故帥師弟子請於巡按侍御恒齋顧君顧君曰善
乃偕分守少恭范君分巡愈憲江君躬至所議地度

之立其上高而明行其中廣而大曰是善矣夫舍卑
下進高明出狹隘居廣大是所謂去其不善而就其
善也况屏邪而归正是宜遷明年工且興乃因秦郡
劉侯前侍御尚義復請於巡按侍御沃州呂君曰君
曰善故地陋新地臧是宜遷乃二月之吉鄧尹募工
貨財鳩丁闢地托之耆民倫移釋廬於郭留學子地於
市撤而新之會閩西參議潘君絳縣因請祝焉工既
半復請於巡按侍御節菴陳君陳君曰善仍偕分巡
僉憲孟君咸督其成曰不及見故學今學佳矣不必

問故地今地良矣是宜遷遷李學諭遷任以來鄧尹以政成遷同州守以去咸促其成曰非欲華欲完而美非欲速欲不墮故自辛丑之春徂夏孔廟之殿與廡與門及庑與庫成自秋徂冬學之堂與齋與序與門及庑成今歲之春徂夏亭與祠與閣及齋與序與成而師弟子週迴其間曰何高且明也巍々然麗豁然朗矣何廣且大也蓋瑰然壯廓然宏矣既姜君潮來循學而視之曰是地也昔蔽於禪林今闡於泮水遷且遷矣乃落成之乃以改置告之節菴子謂予曰

清邑新學美哉與哉隴西文獻攸繫也子盍記之姜
尹乃屬身文學暨諸生過予暨屬之記予惟學校之
與廢是在有司而人材之隆替則在諸士子嗣是而
不令廢其惟縣尹嗣是而必期美隆其惟諸士子諸
士子勉哉聞之顧君曰懷寧遷學而懷感鄧陽改書
院而鄧與諸士子勉哉故肆其中而極高明焉中庸
斯道也致廣文焉精微斯盡也諸士子固不習於陋
矣將不鼎新以尊吾性耶已不與於蔽矣將不襲美
以道吾學耶故及其至也動必体乎乾斯高明矣靜

必体乎坤斯廣大矣 於巡按侍御山泉伊君曰
守既竣地復華有司之學新矣行師周文師孔爾諸
士子之學新矣爾諸士子其勿忽於斯學而略於斯
記

秦州志序

嘉靖戊午暮春郡大夫質菴先生枉駕於余烏鼠山
房因論政教風俗孰王孰霸孰古孰今續宗對曰魏
魏乎周孔百王之師而萬世之宗也舍周非王矣舍
孔非聖矣侯曰唯然政不皆閔賈也教不皆邠澤也

如何績宗曰苟志向一於是人皆可以為周孔矣侯
曰唯夫秦亦大矣考之郡未有記也聞錄於傳侯而
未成也故無傳然無史矣曰然々郡亦有史乎曰今
之郡縣古之國也郡縣之志郡縣之史也曰然則郡
縣不屬之子乎績宗再拜以不文辭侯曰郡有子而
無史可乎績宗曰秦大矣昔南雍並今雖稱州揆之
府也學者學義皇之易學軒帝之律而宗周孔也夫
復何求侯曰唯然有史以尊周孔而祖義軒無則守
何以政學何以教哉曰三代之學然也若今之史則

非三代之史也故自方輿勝覽出而世無史矣曰彼
備考索耳非學乎曰史所以記也記古今記得失而
記賢不肖耳考索豈學乎曰子不究史乎曰經尚且
未窮況史乎然子秦人也秦記當屬之子矣續宗再
拜以非史辭侯曰子參對敬皇實錄列職戶館矣列
銜聖錄矣曰史也然非史也史未倫若遜尔曰黃公
司徒仲實郡公太僕思抑非史乎曰史也亦欲被遜
者曰然則記不當屬之子乎續宗再拜弗獲辭復曰
不識先天何以學卦不達黃鐘何以學律呂欲記之

志也於是復再拜質之我侯曰史也人皆稱左傳國
語又稱左傳又不稱左傳人皆稱史記漢書又稱史
記又不稱史記如何曰傳魯史耳史不有尚書儀禮
乎記太史氏創為之者史不有周禮春秋乎然皆經
也或曰經載道史載事左馬班紀事爾經亦事也固
道也或以稱蜀入寇為非或以為紀實或以目秦為
閔位為未或以為朋統然史豈易作哉國朝郡縣志
則勝覽之餘韻也故不分門無所攷不列類無庸索
夫玉海類也然事核焉通典類也然制該焉復再拜

質之我侯曰安慶記予稍變之然未放古也而覽者
不以為枝鞏郡記予又變之然未考今也覽者不以
為縻茲秦記或以為今而非今也或以為古而非古
也二泉公嘗志許昌許西公嘗志武功舉世稱之茲
記敢比二志猶夫二記爾何以復我侯是故述々乎
古以詔乎今也表々乎物以儀乎人也曰地理敷土
也曰官師建官也曰選舉賓與也曰儀制遵憲也曰
邊防禦戎也曰食貨理財也曰兵戎紀兵也曰災祥
記異也曰藝文勒實也考皇述帝郡不得而紀也其

諸列傳允文允武非程度乎而聖政巍々也克忠克
孝非准則乎而聖教穆々也况循足以勸酷足以懲
哉然皆本之遷史固書然遷固之罪人也是故范氏
唐鑑本之伊洛呂氏大事記本之獲麟而史不徒作
也然續宗非史也如政教何侯曰可也殆欲家岐鄠
而戶邠魯乎曰唯公一德一心者也諸父老曰覘我
侯之一鶴一琴脩如也必其厚有得者諸薦紳曰唯
父老白之臺云

秦州志序

李國士

關中號神州陸海蓋天下之大規也隄關而四則為
天水成紀一大都會余奉命巡蒞茲土始如其履輒
縱覘之山林蔽虧原隰敷衍秀色環峙相錯如繡其
隄區乎已而登函卦台闕龍淵謁太昊之故宮眺軒
轅之靈谷則神聖之所鍾也周徧四顧板屋穴居耕
鑿榛狂蓋猶有羲皇之遺俗焉及探諸葛之壘陟伯
陽之台詢趙壯侯姜伯約權安邱趙文忠之宅過杜
陵草堂故址具在世冢系籍猶然存什一於千百也
噫嘻盛哉然前事之不忘後事者之鑑也惜今徃勝

湮沒無徵不寧山川弗張於職方而執政者亦何以
覘謠俗余因諮之秦守守曰秦故有記為秦安胡中
丞所編其人往矣歲遠殘缺弗可攷余乃檄秦安令
徵遺編於其家得完書卒業記有述有表有志有攷
有列傳其事則自羲軒以暨輓近其文則自經傳以
至諸史無所不載而又分門析類條列班々文獻於
是乎有微矣稽之方輿則其名山曰岷曰隴曰朱圉
曰嶓象天下之山宗焉其大川曰江曰河曰渭曰漢
天下之水宗焉天地盛德之氣自西北始繼天立極

元聖是毓邈乎尚矣李唐崛起帝業基之文物聲名
猶可概見鉅儒則石作蜀秦祖壤駟赤忠武則李廣
趙充國劉錡文苑則李陵趙壹李白此其煌煌較著
者也晚曰非山川之靈宜不及此繇斯而論其世汙
隆可得而言已周室衰微戎狄錯居涇渭之北秦穆
西伐遂至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獯之戎漢益迫羗
修戰備選六郡良家子給羽林期門名將材官多出
其地唐季天宝陷於吐蕃咸通始復我郡縣封疆之
臣惟戈矛是急樽俎不遑彼一時也皇祖三犁以來

王度直空大漠之北秦隴雖稱邊郡然不中兵者二
百餘年文德誕敷庶幾義皇之世都人士暨諸父老
幸而生茲時也不亦恬愉乎哉且志有之天水王厚
水深其人勁悍而質才尚儉約習仁義以善導之易
於與起或驅以猛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成富
強之業風偃謂何余不佞無能布德意以周境內乃
公室有疾苦數有逋逃士習漸漓民用漸奢重為諸
父老憂願諸大夫暨都人士無棄不佞而朝夕修之
務孳々奉天時繕地利以與民事蒐未墜王飭未周俾

今日之秦壹猶疇昔政教畢舉人文蔚興無為山川
之辱則不佞幸矣中丞胡公為昭代名世蓋亦鍾天
水之奇者余不獲身事之猶幸見其文也謀垂有永
因命築氏新之若夫葺佚芟繁則俟後之君子

秦州志序

國朝

宋琬

古之君子入人國也於其山川雲物草木禽魚諸屬
莫不悉而志之况於人物之大者乎於其險要阨塞
徑梁諸地莫不謹而書之况於封疆邊守之重
且遠者乎文以足言言以足志此其所以志也今夫

秦四塞之地被山帶渭天府之國也東有關河南有
漢中西有巴蜀北有代馬故自古帝王都會於此志
馬史稱秦地剛決蘄絕修習戰備高上氣力故其詩
有王子與師修我甲兵及車駟馬驥諸篇紀陟有言
疆界雖遠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處耳大淮以北地
之險要莫過乎秦故自古弓矢器械車馬之用於斯
志焉若夫據勢盛之地騁狙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
九國其風故不遠也敵王所愾復祖又業秦世父之
秉心忠孝猶奕力也賈生過秦之論杜甫秦川之詩

非不琅々聽覩也攻伐戰守則謀臣策士首尾為用
齊楚趙魏中山之君莫能相尚也故自古英略智謀
諸策于斯志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曰天
時不如地利言為國之情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
言恃險之由人也孫卿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
其治國之典也參而由焉卿所謂合其參是也恃險
而已卿所謂舍其參是也大雍州之地宜其崇也崑
嶺戰鬪之地宜其峻也山川之險不易也勁利之器
不銷也先政之策可循而守也然則雲物草木禽魚

諸屬一跡而至耳披圖覽鏡可不亟々哉是故君子
覘於志都會知守國矣志弓矢車馬器械知修備矣
志謀臣策士知所得者在此所失者在彼矣聖賢之
學遠矣然則秦之有志自胡可泉先輩載筆以後百
有餘年而闕焉未備豈非邦大夫之過歟三韓姜君
以豐沛之彥來刺西州實藉將予會當甲午崩騫之
變余偕郡守竭音羽之瘁者終年民有寧宇余頌姜
君曰是非秦州之一大與年乎惜哉舊史之蕪也姜
君乃毅然任褻輯適當亭王令心古新去其國憇南

湖度夏余遂以其事屬之嚴殿最搜軼微稽裁往復
三閱月而書成州所有人物之大封疆之重山川雲
物草木禽魚之微亦庶於是乎備矣胡先生其許我
哉

清水縣志序

劉俊声

今者我

朝全盛之時也車書符同共球雲集

聖天子垂拱之餘命纂纂修一統全書內外臣工咸奉厥職
大自藩省下至郡邑莫不有志以供櫛取声猥以三

晉迂儒叨令清水俱簿書煩促費克負荷爰簡紳衿
中稍有才學者張桂芳雍山鳴共襄厥事及其身而告
成審定之下天文燦然地理釐然建置貢賦之班々
弗誣官蹟選舉之歷々可考禮制兵戎法詳文武邊
防災祥慮周常變若夫人物之振古式今藝文之昭
前垂後尤有厚幸焉聲在草茅閱漢紀見管輅侯破
義渠擊西羗彪炳史冊而屯田三奏使人披讀不厭
今且親其地想見其為人山川不改風化日淳安知
天不復鍾厥材以為我

國家用造無疆之隆盛哉声且藉手以報政矣

杜預贊

朱起

元凱立功後耽思經籍好春秋左氏嘗為經傳集解
史傳其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及為將帥輒臨敵制勝
出奇無窮嗚呼有由來矣

張九齡贊

公為相有大臣體規其拒惠妃譖太子言祿山有反
相及與李林甫爭牛山容事忠矣公相而開元治林
甫相而天竺亂國以一人與一人凶信哉所為詩詞

清新雋永直追漢魏東晉力變五代初唐之體秦州
玉泉峴一祀武侯魏公一祀拾遺供奉公直以一身
兼之此予之辨香所以獨有在也

高適贊

高仲武五十始為詩而氣韻沉雄直騷駕李杜而岑
嘉州並稱其為隴山及滴水崖詩是時正為河西節
度使書記杜工部有因蔡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
詩是其証也曲江以一代名人分符隴右坐鎮上邽
而公同時復為書記不為山川增色乎

清江集卷之六
三十一
韋應物贊

予聞公為蘓州刺史時掃地焚香郡中自治私心竊慕之後於上邳故城得公石刻詩始知公釋褐為上邳令予蒞清八載修城浚池勸農息訟修建學校與復書院凡可以有益於茲土者靡不畢舉維日孜孜常戴星不遑暇逸而富庶漸臻風俗未美猶以絃歌之治為愧焉又安得鳴琴對鶴放衙後手執周易一卷上契河洛精蘊而自然治臻至理耶

韋思謙杜璿台贊

林甫素稱忌鷲有忤之者多陰擠之於死地杜公時
為補闕獨奮不顧身甫之相忤其得遭貶謫者幸矣
以遂良之賢而猶抑買人地不能容韋公直言豈所
謂休々有容者耶然使二公不遭貶謫則上却之人
又安能被其福哉此則二公之不幸而上却百姓之
幸矣

杜佑贊

公父為鄴州都督時曾立功隴右及公為相憲宗欲
討吐蕃公以為周宣中興獫狁為害追之太原及境

而止不欲開邊生事且引蕭望之宋璟之言為戒一言而隴人被其福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曹瑋贊

清水新城為曹經略所築並弓門冶坊庠穰鎮戎等砦以備吐蕃公為武惠王彬子武惠下江南不殺一人公繼其家風威愛並至清邑舊祀白起曾詐坑趙卒四十萬不武甚矣安得南公父子同年語乎

韓琦文彥博張方平合贊

宋仁宗時君明臣良以夏人騷動而三賢相繼來秦

斯時隴人之被其惠者多矣

王琦贊

宋太祖受命時首褒韓通故其後臣下頗知死節變後五代之俗建炎中王琦以弓門砦巡檢殺身成仁可謂烈矣

曲端吳玠吳玠合贊

端長於兵略所至有功張浚聽吳玠之讒而置之於死此南秦檜之害武穆何以異哉玠後卒以功自顯南弟璘同為隴右保障亦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者也

馬文升贊

公巡撫陝西時功績甚著奏捷不為誇張以是賞簿
庶幾大樹將軍之亞手練兵選將除賊振飢民受其
賜矣覘其秦隴道中詩令人嘆息不置也

楊博贊

明自中葉後能留意边防者蓋鮮公為兵部郎中時
隨大學士翟鑾巡九邊於所过山川形勢土俗美惡
士卒多寡強弱皆疏記之蓋留心經濟久矣及巡撫

甘肅屯田浚渠直舉而措之耳以祀名宦也宜哉至
巡按鄭公存仁宋公范雖祀名宦而州縣志俱不載
考之明史亦書缺有間焉由公覘之亦可想見其為
人矣

何景明李攀龍合贊

明詩得王韋神味者以高子業為特出而當時言詩
必競推李何王李雖以昌穀之精警而心折信陽卧
子之沉雄而服膺歷下豈非重其復古之功遠過李
迪哉乃二公督學西秦而清邑未聞有工詩者寧教

化之未廣而何風之不易丕變也

葉映榴贊

公為督學時謙遜和藹恂々然仁厚之君子也及後為楚覘察當寇變時見危授命雖古節烈何以加焉殆所謂仁者之勇乎此而明之董公盡論後先媲美矣

詔贈少司空予祭蔭謚忠節俾郡邑通祀名宦

聖朝褒忠之典何其隆也

宋琬贊

國朝詩推朱王施宋故荔裳先生之詩數十年來常詠
咏不絕口及釋褐來清又知公覘察隴右時適遭清
水地震公尽心撫卹上便宜十二事邑人至今思之
高山仰止景行々止以之光昭志乘不亦宜乎

馬融贊

季長絳帳談經而鄭康成為高足弟子洵哉東漢一
大儒也當梁冀害季固時融官從事中郎為作章表
用是為青史累及除南郡守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
融貪濁斃管徒朔方其非始終附冀明矣使冀殺固

時季長能引身而退則從祀兩廡亦誰得而議之哉

趙充國贊

文以載道文不適用如賈胡市珠寶非不燦然雜陳而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終歸無濟公忠心為國故屯田三奏議事剴切詳明初不必求其文之工而後世自不能及此經濟之文所以有用也清邑之讀書者亦當感前型而思奮矣

段會宗段熲合贊

營平以屯田三奏議照耀史冊會宗繼其後宣威西

域安戢烏孫其從曾孫頰以護羌校尉累破西羌南
營平後先相望偉矣

李翁贊

李翁阿陽人顏師古曰阿陽在漢陽天水間即今之
清水翁嘗令澠池歷守三郡有循声史逸其蹟而清
邑舊志復未經考據致逸其名可泉志秦安而以為
阿陽當在秦隴之間作志者未遑稽古則前人之淹
沒不彰者多矣

姜宝誼姜暮言合葬

唐高祖起晉陽時二公並攀龍附鳳寶誼南裴寂拒
宋金剛戰汾州兵合寂棄軍走寶誼死事烈士必不
下賊知臣莫若君宜其然乎協雖能繼其家聲而後
裔微矣暮獨以功名終子確為金城郡公孫柔遠為
左鷹揚衛將軍曾孫皎為殿中少監晦為吏部侍郎
其後慶初尚新平公主生子萼為帝外孫早貴幸簪
纓累世不絕豈非有天幸耶

趙遼贊

漢唐時上邽人材濟々及宋太平興國二年改築今

城而其後寥落無聞焉達錐後將軍裔而徙家賚州
不無借才異地之感矣

烈女上官氏諸人贊

婦人不南外事閭內之行見於史冊者蓋鮮上官氏
等若而人皆以節列表見以之流芳彤管亦足以風
世云

張文獻公祠堂記

晉太始五年以雍西隴州三郡及涼州之金城梁州
之陰平合七郡置秦州罷異治上邽至開元二十二

年以地震始徙治成紀之敬親川公為秦州刺史有
遊玉泉山詩云冬中至玉泉山寺屬窮陰冰閉崖谷
無色及仲春行縣復往焉以詩規之秦州之在上邽
南唐書昭合開元二十一年公同平章事則公之在
上邽正開元二十二二十二年前也斯時高常侍適為
河西書記韋左司應物為上邽令而岑嘉州參由右
補缺任忠王書奏過隴山踵至焉其間公餘譙集直
可南宋之韓魏公在揚州賞金帶圍芍藥時同為千
古盛事也

重修清水縣學記

學校重地也師儒重任也無學校則師儒之道不彰無師儒則學校之化不廣故自唐虞三代以來乞言憲典之法釋奠省醴之文起乎州党達乎朝廷所以厚人倫敦士行者由此其選也况今

聖天子

崇文重道雅化作人內而成均辟雍外而省郡州縣莫不有學百五十餘年之間仁漸而義摩之經明行修之士後先輩出上之有以為立教之本下之有以為進德之方夫固已蒸蒸日上矣然苟非隆學校

重師儒使天下肅然有嚴敬之心以作其禮義庶恥
之氣曷克至此清邑故有學宋紹興中建於西關故
城北元末燬於兵明洪武四年劉尹德建於縣治北
南向嘉靖十四年因地窪諸生郭庶雍錫等請改建
於巡按顧公堅鄧尹鏜因卜地於安國寺基在縣治
南北向朱尹文繡續成之萬曆二十二年辛尹金修
之至

國朝順治十四年劉尹漸生又修之距今又百四十餘

年矣戊申歲余蒞茲邑甫釋菜見殿宇墻垣半為風

雨剝落即欲新之值歲歉未能也五載後年豐民樂
乃進邑紳等為捐修計復輸廉以倡之邑中人爭願
解橐閱三載餘共得若干金遂急令諏吉日鳩工庀
材遴諸生汪澱楊基隆等十餘人董其事自乾隆六
十年三月始落成於是年九月下浣之吉日因率諸
生進謁於廟而見大成殿之巍峩而上聳也東西廡
之綿亘而宸延也其衷然而特起者為崇聖也其秩
然而並峙者為兩齋也擘石為池則荇藻交橫於其
中也列戟為門則楔楫駁遷於其巔也至明倫堂奎

文閣以及名宦鄉賢祠宇之屬靡不規模整飭煥乎
一新既訖功邑紳士求記于予予欣然曰此隴西文
獻之徵也自茲以往予幸簿書稍暇得與諸生習禮
於其堂於以大振其文教使經明行修之士蔚然丕
變不愧為禮樂名區則所裨於清者豈淺鮮哉諸生
其無負余之望矣

滴水崖記

乾隆戊申予釋褐抵蘭省蘭之人多為予言五泉之
勝時因風塵鞅掌奔馳鮮暇欲往遊而未果及蒞上

邠詢邑中名勝則有所謂滴水崖者崖在郭門外西北二里許崖之高不過五六丈石壁削立其上稍稍俯而出循崖之巖麓窪入為小池水滴於中望之見底以手掬之瑩澈可愛或如銀筋或如明珠或如懸乳或如垂簾高者如簷溜之拂於地下者如尊勺之盛於瓶其間斷者續者斜者整者疎者密者涓然下流倏忽百變不可名狀坐而覽之神與俱適想乳洞水簾不是過也至其聲之緩以融則於鼓琴宜其色之明以澄則於盥手宜其味之淡以冽則於煎茶宜其崖

之下予於壬子春構二小亭廣可容數人膝後又錄
高常侍五字詩鑄於額蓋古今東山川之瑰異必經
名流觴咏其間始成佳勝乃自唐以後不聞復有為
是崖作一生色語者第見樵夫牧豎休憩於斜陽暮
靄之間而彼都人士曾未過而問焉是亦不幸而出
於下州小邑非如五泉在都會之間為文人才士簪
裾雲集之地故留題者絕鮮然猶幸得高常侍一詩
可以傳之無窮也是為記

温泉記

予少時讀新唐書始知驪山有溫泉以其地與吳會
相距遠每恨不獲立馬於金莖玉井間一覽其勝戊
申夏領部銓牒束裝入關過臨潼詣溫泉於是曩之
所艷羨而未之見者一朝而得試浴焉以為天下靈
竒之蹟盡於此矣比至上邽署閱舊志亦載有溫泉
在東郊外二十五里亟命肩輿往遊焉泉出深谷中
三面皆環峻嶺有方池泉自溢出其水甚溫而清潔
香冽反過於臨潼可以烹茶可以療疾但性濃厚不
如滴水崖之清輕也前令熊君煇鑿為二池引水流

注於其中甃之石覆以三楹方廣不及臨潼之十一
深止三尺中僅容一二人新浴咏歸其樂無極予於
辛亥歲復構數楹以為休憩之所懸以額顏其上曰
香勝華清蓋實錄也嗚呼異哉雖天下靈山勝景亦
必因名人韻事而始傳驪山之溫泉有春寒賜浴一
詩而華清之池遂膾炙人口茲泉地居僻陋絕少留
題又無金碧輝煌之蘭若映帶左右遊人至其地者
蓋鮮故世之人僅知有驪山之溫泉而不知有上邽
之溫泉也使以是泉而生於鄧尉棲霞靈隱寺平山

堂之間則冠蓋絡繹吟咏稠疊其所以争相誇耀而
先睹為快者當不知何如也抑予又聞通渭亦有溫
泉并無數椽可以稅駕則名勝之地其湮沒而不彰
者又烏可勝道哉因為之記

